

乾隆“西洋馆译语”书题语源考*

聂大昕

内容摘要:清乾隆皇帝敕编的五种“西洋馆译语”分别为汉语与法、德、葡、意及拉丁语的对译字书。前四种书题中的国名均采用拉丁语而非本土语言,与其他“华夷译语”类字书习惯不同,这是因为“西洋馆译语”的编者系来华的传教士,而拉丁正是当时传教士的通用语言。最后一种《拉氏诺话》中的“拉氏诺”来自 Latina 的中性形式 Latinum。

关键词:翻译 华夷译语 西洋馆 拉丁语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清乾隆十三年(1748)敕编的汉语与五种欧洲语言对照的辞书,为“华夷译语”系列中的“西洋馆译语”,20 世纪上半叶的晒蓝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每种辞书题名的语源一直不详,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汉语对音及相关史料考证其语源出处。

一 引言

为了方便与“外番”来往时的语言沟通,明清两朝先后编纂过一批汉语和外民族语的对照词汇集,统称“华夷译语”^①。乾隆十三年(1748),清高宗敕命西洋馆仿“华夷译语”体例编纂了五种汉语与欧洲语言对照的辞书,即《弗喇安西雅话》、《额呀马尼雅话》、《播呀都噶礼雅话》、《伊达礼雅话》和《拉氏诺话》,分别对应法语、德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五种书的卷首均题有“西洋馆”字样,因此人们习惯总称之为“西洋馆译语”。这五种“西洋馆译语”始终没有真正进入学术界视野,此前只有福克斯在《汉学特刊》上撰文介绍过《额呀马尼雅话》的基本体例^②,黄兴涛对“西洋馆译语”的分类问题进行

* 本项研究受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资助(编号 310400095)。

①冯燕:《“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 年第 2 期,第 57 页。

②Fuchs Walter: Das Erste Deutsche-Chinesische Vokabular vom P. Florian Bahr, Sinica Sonderausgabe. Forke-Festschrift Heft I, China-Institut, p. 70.

过讨论^①,此外鲜有关于这些译语的专门研究。

根据冯燕的统计不难发现,甲、乙、丙、丁四种《华夷译语》中,除乙种本在民族或国名后附加“馆”字外,其余各种均直接以民族名、地区名或国名作为书题名称^②。比如“暹罗译语”、“芒市译语”、“回回译语”等。由此想来,仿华夷译语体例编纂的“西洋馆译语”的书题也理应采用相同的模式。

五种“西洋馆译语”的书题均为汉字音译的外国语。一般来说,同类辞书题名中的对音汉字理应来自所译语言的自称,例如《畏兀儿译语》中的“畏兀儿”一词译自维吾尔语的 Uygur。这样,汉语德语对照辞书《额呼马尼雅话》中的“额呼马尼雅”就应译自德语的“德国”,即 Deutschland。但是汉字“额呼马尼雅”与 Deutschland(德国)在读音上显然不能对当,说明书题中的这个词肯定另有来源。通过进一步的观察不难看到,五种“西洋馆译语”题名中的汉字注音大多不是译自相应的语种。本文试图考察这些语言名称的来源,研究所用“西洋馆译语”采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晒蓝本。

二 “西洋馆译语”的题名

毋庸置疑,《弗喇安西雅话》的“弗喇安西雅”不可能译自法语的 France [frãs],《播呼都噶礼雅话》中的“播呼都噶礼雅”也不可能译自葡萄牙语的 Portugal [pɔrtu'gal]。考虑到五种“西洋馆译语”的编纂工作是由在京传教士于咸安宫同时进行的,负责编写《额呼马尼雅话》的德国教士魏继晋在介绍时将这五种译语统称为“一部拉丁、法、意、葡、德语词典增订本”^③,因此可以推测各译语的题名当是译自同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也应该不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拉丁语范围。

黄兴涛注意到,除拉丁语外的其他四种译语均以“雅”字结尾,他指出那是外语词的尾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想到,由于“西洋馆译语”涉及的各种同属印欧语系,这类语言的特征之一是名词大都具有性、数、格的变化,所以不妨推断题名注音汉字“雅”的尾音 a 是语言中表示“性”的标记。我们知道,如果一种印欧系语言有性范畴,那么当名词或形容词以元音 a 结尾时,这个词一般就是阴性。下表中给出的对应词表明,元音词尾 a 不见于法语、德语和葡萄牙语的 Portugal,而仅见于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可以排除

①黄兴涛:《〈啖咕喇国译语〉的编纂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第152页。

②冯燕:《“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年第2期,第66页。

③Bahr Florian: Briefe aus dem Kaiserthum China, *Allerhand so Lehr-als Geistreiche Briefe, Schrif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äris der Gesellschaft JESU aus Beyden Indien, und andern Uber Meer gelegenen Ländern Meistenheils von 1746 bis 1750 in Europa angelangt sinnd*, Num. 688-698, Der Neue Welt-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en Missionarien Soc. Iesu. 35, No. 695, Kalliwoda, p. 124.

汉字译音来自法、德、葡三种语言的可能性。

汉字译音	法语	德语	葡萄牙语	意大利语	拉丁语
额呀马尼雅	Allemagne	Deutschland	Alemanha	Germania	Germania
弗喇安西雅	France	Frankreich	França	Francia	Francia
伊达礼雅	Italie	Italien	Itália	Italia	Italia
播呀都噶礼雅	Portugal	Portugal	Portugal	Portogallo	Portugallia

如上表所示,意大利语的名词“葡萄牙”是阳性的 Portogallo [porto'galo]。依照“西洋馆译语”中注音汉字的使用情况,“雅”字只对应外语的双元音 ia,这里与 o 对音不合规律。此外,虽然“额呀马尼雅”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中都写作 Germania,但实际读音并不相同——在前者读作[dʒer'manja]而在后者读作[germania]。按照“西洋馆译语”的汉字译音规律,外语字母 g 读作[dʒ]时主要以“日”、“热”、“仁”等日母字对音,读作[g]时则以疑母字“额”对音,接近于福克斯标注“额呀马尼雅话”时用的 ngo。因此可以判断“西洋馆译语”题名中的汉字注音不可能源自意大利语,而只能是源自拉丁语。

三 拉丁语中的“拉丁语”

拉丁语的德、法、葡、意四种语言名称与汉字译音吻合,只有《拉氏诺话》里的“拉氏诺”需要另作解释。拉丁语的“拉丁语”一词原型为阴性的 Latina,其中最后一个音节与注音汉字“诺”(*no)不能对当。这实际上是词尾屈折变化造成的。

如前所述,魏继晋将五种“西洋馆译语”视为一部“词典”(原文为 Wörterbuch),而没有直接翻译书题中出现的“话”,那么“拉氏诺话”的实际含义就应为“拉丁词典”。在拉丁语中,lexicon(词典)一词为中性,因此,修饰它的 Latina(拉丁)也应使用中性形式 Latinum。雍正十年(1732),在华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用拉丁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其中有关的内容如下:

Imperator a quatuor annis hic erexit Gymnasium cui me praeesse voluit ad docendam linguam Latinam quosdam adolescents e suis subditis Tartaris Sinisque eo haud dubie fine ut simper habeat ad manum paratos interpretari responsaque Tartarice data Latine transferre, quo quidem officio multis abhinc annis non levi incommode defungor. Ut autem nostril discipuli id facilius praestare valeant, conficio Lexion Latinum et Sinicum.^①

[四年前,帝立学校一所,招满汉青年,教习拉丁话,待能力既成,译罗刹书

①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III*,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6, p. 1633.

信,转满文入拉丁,为便利教习,余欲修拉汉词典。]

这里“拉汉词典”的原文作 *Lexicon Latinum et Sinicum*, 其中的 *Latinum* 采用的正是中性形式。尽管这部《词典》究竟是否《拉氏诺话》还有待考察, 但将 *Latinum* 用于词典题名的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此外, 17 到 19 世纪间编写的一批拉丁语-外语词典也都以 *Latinum* 为题名, 例如刊于 1633 年的 *Dictionarium Armeno-Latinum* (亚美尼亚语-拉丁语词典), 刊于 1651 年的 *Dictionarium Annamiticum Lusitanum et Latinum* (越南语-葡萄牙语-拉丁语词典), 刊于 1719 年的 *Lexicon Graeco-Latinum* (希腊语-拉丁语词典), 刊于 1740 年的 *Magnum Dictionarium Latinum et Gallicum* (拉丁语-意大利语大词典), 以及刊于 1870 年的《汉洋词典》(*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根据拉丁语的发音规则, 音节 *num* 读作带鼻化元音的 *nũ:*, 由于汉语官话里没有鼻化元音韵母, 所以借用汉字“诺”来对音就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我们确信书名中的“拉氏诺”来自拉丁语的中性形式 *Latinum*。

明清时期, 拉丁语是来华传教士的通用语言, 清杨宾《柳边纪略》卷一页十二载:

黑龙江爱渚城……与西北阿罗斯为邻。(阿罗斯一作俄洛斯, 即罗刹。……文字用腊底诺话。腊底诺者, 西洋诸国之官话也。)^①

此处所谓腊底诺话即拉丁语。当时凡签订国际条约时, 多会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 比如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另一方面, 清朝皇帝也十分重视培养拉丁语人才。龚当信神父(P. Contancin) 在雍正七年(1729)写给苏西埃神父(P. Souciet)的信中提到:

L'empereur a ouvert un collège et en a donné le soin aux Jésuites Français. C'est pour apprendre le latin à de jeunes Tartares et Chinois……Le P. Parrenin en est le Recteur, c'est-à-dire, celui qui preside à cette nouvelle institution……Le P. Gaubil est le second regent.^②

[帝立学校一所, 以法国耶稣会士主其事, 收满汉青年子弟, 命习拉丁文, 巴多明神父掌全校事宜, 宋君荣神父副之。]

此举的目的是培养拉丁语翻译人员以便在外交领域与各国沟通。那么, 同样作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教材和实用的翻译手册, “西洋馆译语”统一采用拉丁文作为题名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作者简介】聂大昕, 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学, 应用语言学。

①原书影印见金毓黻编《辽海丛书》第一集, 辽沈书社, 1985 年重刊。

②Bucker Joseph: *La Mission de Chine de 1722 à 1735, quelques pages de l'histoire d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à Péking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 Quinzième Année, Bureaux de la Revue, 1881, Tome 29, p. 518-519.